

## 老青岛的春节庙会

□曲海波

天后宫庙会：  
民间艺人载歌载舞

位于太平路上的天后宫建于明代成化三年(1467年)。正月初一开始的天后宫庙会由来已久,天后宫庙会又称“新正庙会”(新春正月的意思),曾任青岛中华商公局董事的胡存约在其专著《海云堂随记》中记载:“自元旦至元宵,日日人群络绎,杂耍、小场、大书、兆姑(茂腔)、梆柳(柳腔)、秧歌(胶州大秧歌),江湖把式无所不有……”

1933年2月10日出版的《青岛民报》以“废历元宵,本市天后宫之一瞥”为题,浓墨重彩地记述了是年天后宫春节庙会的热闹场面。当时在正月里赶天后宫庙会是许多青岛市民重要的节日活动,由于赶庙会的人纷至沓来,天后宫内外,“热闹异常,拥挤不堪,各式车辆,停满宫前,使凋残之树枝,亦含笑颤动而迎香客……”;天后宫外,民间艺人“手执锣鼓,载歌载舞,状如小丑,其神态令人醉倒,口中念念有词,据熟悉音调之人谓其系中州古音云”。如今,为了发扬青岛民俗历史传统文化,每年春节,青岛市有关部门都在天后宫举办农历除夕“吉祥钟声迎新年”撞钟活动和正月“新正民俗文化庙会”,让青岛市民和中外游客在新春欢乐中感受青岛民俗文化的历史魅力。

清溪庵萝卜会：  
男女老幼挤满人行道

青岛历史悠久的萝卜会,也叫清溪庵庙会,清溪庵俗称“下村庙”。每到正月初九,乡里乡亲云集清溪庵,烧香拜佛,祈福求安。

至于清溪庵和萝卜是怎样搭在一起的,大致的说法是,因为正月初九为立春前后,民俗有“咬春”的习俗,民间有“正月初九吃萝卜不牙痛”的说法,附近各村村民都挑着萝卜来此售卖。因为庙会上卖萝卜的居多,所以清溪庵的庙会就有了一個俗称“萝卜会”。

从1940年的《青岛新民报》的标题为《清溪庵萝卜会颇有历史价值》的新闻报道,可见当时萝卜会的热闹。1947年的《军民日报》登载《逛萝卜会》一文写道:“道路两边商贩甚多,行人拥挤不堪。路旁有卖糖葫芦的,有卖杂耍物的,有卖糖果萝卜的,有卖香纸的,有乞丐,还有燃爆竹的,确实热闹。”由此可知,到了上世纪40年代,萝卜会就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称谓了。

于姑庵庙会：  
龙灯旱船热闹非凡

于姑庵位于青岛市市北区错埠岭村东南的半山坡上。20世纪30年



天后宫每年农历除夕举办“吉祥钟声迎新年”撞钟活动。资料片



老青岛春节庙会的热闹跃然纸上。

代,许多摊贩正月初九赶完萝卜会,正月十一转移来赶于姑庵庙会,小戏班等艺人也来赶台。

1935年2月15日出版的《青岛晨报》刊发了题为“于姑庵赶庙记”的新闻报道。当时于家庵庙会的规模,从记者笔触中可略见一斑:“从市内到东吴家村通于姑庵的路上,赶会的人们,列着队,不断地向前走着,三个一簇,五个一堆的,说着,笑着,慢慢地向会上出发,你看吧,长袍的男子,西装的男子,短服的男子,漂亮的男子,老态龙钟的老翁,和那些旗袍剪发的时髦女子,短装留髻的乡下姑娘,涂脂抹粉的少女,白发驼背的老婆,满眼里尽是人。”

庙会上,拉洋片的、卖小吃的摊子面前,游人看得目不转睛,吃得津津有味;“什么香纸一毛钱,月份牌

五个子”等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还有鞭炮声、笑语声、人语声,喧嚣热闹。岛城许多娱乐团体使出浑身解数表演各种节目助兴,其中“有西吴家村的圣诞雅乐团,有仲家洼的同乐会,有小村落的俱乐部,有的是旱船,有的是龙灯,他们都在锣鼓喧天,乐声悠扬中,做着不同的表演。”吸引着游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观看,乐不可支。

四方海云庵庙会：  
热闹似南京路

作为岛城市民春节娱乐生活的重头戏,正月十六至十八的四方海云庵庙会,自然成为当时报纸新闻关注的重点。当时报纸形容海云庵庙会“游人如鲫,小贩利市三倍,乡下人争看摩登小姐。”

从1935年2月20日(正月十七)出版的《青岛民报》题为“废历正月十六日(2月19日)四方海云庵的盛会”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中,颇能感受当年四方海云庵糖球会的盛况规模:“因为四方是一个工业区域,具有大纱厂三四家,和其他各种工厂多家,虽然工厂并不休假,但是工人们却是因为这会期,一个年度仅有一次,宁肯把工薪牺牲上一天,也要去逛逛庙会。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偏僻的四方,竟成了一个重镇似的,万人空巷了,整个四方村中的各个小胡同里,小巷子里,都是充满着游人……照那种情势看来,恐怕连上海极热闹的南京路,也没有那种盛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四方(今区划合并为市北区)海云庵糖球会继承发扬历史传统民俗文化,糖球会浓厚的民俗文化内涵,激活了人们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热爱和崇尚。

## 【民间忆旧】

□张成磊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又到年底了!人到中年,心境就像家乡那口古井,安静、清澈、悠远,却又倒映出头顶的浮光掠影。朋友说:我好想回到小时候过新年的岁月。那时候过年多热闹啊。

朋友和我一样,小时候都是在农村长大的。那时候的农村,年底是一年中最热闹最繁忙的季节,家家户户都要“忙年”。所谓“忙年”,就是大人要在年底半个月里准备下春节至正月十五这半个月所有的吃食——大馒头。年底,男人们都要忙着上山砍柴,把带松油的松枝和枯死的树干用车子一趟

## 忙年

趟推回家,截成一段一段的,堆砌在院子里,供女人们蒸大馒头用。女人们趁男人上山这空儿,就忙着“淘麦子”磨面。

所谓“淘”,就是把麦子放在一个竹编的大圆形筐箩里,一遍遍地浇井水,把麦子上的泥沙洗净。因为农村麦收季节,都是把晒干的麦子直接从地上装到大缸里。所以年底磨面之前就要“淘麦子”。“淘麦子”说着简单,做起来很累。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时我娘淘麦子的情景:从古井里一桶桶提水,一遍遍冲洗;冲洗完再放到阳光下晾晒。为了让淘好的麦子干得快,还要用

干净的布蘸尽麦子上的水气。等淘好了麦子,我娘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直不起来也得直,因为接下来就要磨面,一圈圈的,我娘能在昏暗的灯光里磨上一宿。

面磨好了,离过年也就几天了。这时,就要忙着蒸大馒头了。我娘把做好的馒头放进大锅里,我爹就拉着风箱一个劲地烧火。灶底下柴火熊熊燃烧,映着我爹的脸庞红亮亮的。因为蒸大馒头要蒸好几锅,要蒸一个晚上。我耐不住睡意,我娘就让我躺在土炕的最下脚处。炕头经过烈火的燎烤,温度极高。我娘说:小孩如果睡在蒸大馒头的

热炕头上,屁股会被烫糊的,所以炕头我是不敢睡的。可是有不怕烫的人,他就是我的爷爷。爷爷关节有毛病,最喜欢热炕头了。爷爷躺在热炕头上,双眼眯着,看那样子惬意极了。等天微微亮的时候,最后一锅大馒头出笼,我娘就叫醒炕头上的我爷爷和炕脚的我,把一个大馒头一瓣两半,要我们趁热吃。我爷爷却颤巍巍地下地,来到院子里,撕下一块馒头祭奠天地,还要放几个响亮的爆竹。我爷爷还恭恭敬敬地趴在院子里,朝天膜拜,虔诚地叩几个头。我听见我爷爷嘴里还念念有词:响亮,响亮,人财两旺。